

先生品质难为喻

——纪念《呐喊》出版百年兼怀先生

杨葆铭

广宇的浩茫心事化成笔振天声的一声呐喊，这呐喊声如狮吼雷鸣，狂飙漫卷。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能看清楚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无论是时空切换还是世殊事异，但先生的名字与世道人心的关联，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消减，反倒更为广泛和密切。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越乃复仇雪恨之乡。鉴湖越台，名士辈出。

先生凭借着连接广宇的博大襟怀，犀利锋发的深刻思想，万古常新的顶级文笔，完成了由周树人到鲁迅的伟大转变。这100多年来，对先生的景仰和赞美几乎耗尽了我们的词汇，以致使得这些赞美之词有了雷同和重复之虞。

卡莱尔在论述伟人和英雄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和业绩时，将文人英雄排在了君王英雄之前。他认为：文人英雄，就是由上苍派遣到人间来靠写作、靠言论和行动行使先知和神灵职能的人。夫英雄者，大多具有敢于单挑独斗的孤勇气质。在那个“万家墨面没蒿莱”的乱世年间，先生怒向刀丛觅诗，敢将黑狱推开；他盗天火与人间，用疾笔摧枯朽，铁骨仁心，慈悲天下。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不管你是何等何样的人物，但如果人们在这些人物的身上获取不到他们所关切的东西，人们就不会平白无故地敬仰他、热爱他。所幸民国老照片，为我们留存下先生身后哀荣的真实场景。悼念先生，市井长巷，万人雪涕。天不言自高。看一看为先生执绋抬棺的是何等人物，你也就知道躺在棺中的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最高的敬仰，常常无需多言。只求“速朽”的先生，却在息肩瞑目的那一刻获得了永生。人们将一面绣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盖在了这个布衣微躯、为提振和重塑民族精神呐喊了一生，最后瘦得只剩下一把硬骨头的、被我们称为先生的灵柩上。

余生也晚，直到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笔名叫鲁迅的人。

在那个罢黜百家、独尊迅翁的年代里，崇拜先生，读先生的书，不仅是政治上的正确，还是一种文化时尚。只是先生的文章其味甚辛，超出了我们味觉的接受能力。及长，在一位知青老师的转述和解读下，让我从先生的两句话中获得了教益和鼓励。《狂人日记》里的一句“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发问，挫败了我的自以为是。让年少轻

狂的我，从这句简洁劲道、有些家严庭训意味的发问中认识到：这个世界不是给你一个人设定的。初学写作时，不得要领。先生《未有天才之前》里的一句“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话鼓励了我。这100多年来，被奉在文坛“凌烟阁”上的巨擘泰斗式的人物，有几个能扛得住岁月的洗刷？没有任何一种伟大，是从缄默瞻顾中获取的。时间的残酷，在于它保留的历史成绩单上，向来忽略冠军以下的名次。先生以自身丰沛的生命力光源，普照前生后世。他的盛名不衰，在很大程度上，是先生面对惨淡人生时，所展示出的凛冽姿态具有无可替代的唯一性。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匠，这几十年间，研究先生的机构和个人遍布世界多地，且在日益增多；先生的文章，作为教科书里“课霸”式的超稳定教材，被选入课本里的最多；先生文章中的经典句子，不管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被引用和转述的最多。鲁迅风，金不换。这些阅中肆外的金句，像一锭锭高纯度的金砖，被码放在人类思想的宝库中，成了一份不动产。

“真是晴天的霹雳……”

郁达夫听到先生去世的消息后，于惊愕悲愤中写下这篇沉甸甸、起笔突兀的《怀鲁迅》。这是对一代文宗千古文章未尽才的一声悲怆的哭喊，是一个先生对另一个先生深刻理解的真情哭诉。这篇至情至性，满其只有400多字的短文气韵酣畅，警句迭出。其中所蕴含的预言式的隐喻，在时间的流逝中得到印证。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郁达夫才是真正懂得先生的人，他能在先生文章的背后，看到隐藏在先生神秘天性里的那种具有天才特质的苦闷与叛逆。

子夏是孔门“十贤”之一。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君子会让人感觉到有三种变化，即：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其实，君子守恒如一，从来未变，而是我们对君子由了解到理解的这个过程中对君子的感觉在变。就说绍兴周氏周树人周豫才迅翁鲁先生究竟是何等的一个人物？近百年来，为先生写传，研究挖掘先生生平事略的人很多。将这些研究做一个集成，或可能映现出先生的一个清晰轮廓。我们学习先生，纪念先生，首先要了解先生。而了解先生最便捷的方法是：要分清职业的和

精神的先生。从职业上来讲，先生是医生，是教师，是公务员，是编辑，是作家、诗人、翻译家，是版画爱好者和收藏家；而精神的先生则是100多年前卓越俊逸的80后，是冠绝时辈的弄潮儿，是独特的精神气质外化成的盗天火与人间的普罗米修斯，是闹海的哪吒，舞干戚的刑天，是在风雪夜为众生抱薪加柴的守夜人，是为了打鬼被敬请来的钟馗……

一句话：先生品质难为喻。

难就难在对先生的表述要做到浑全确实不容易。先生一生使用过的笔名多达140多个，每一个都是先生精神样貌的一种呈现。伟大都是熬出来的。越是伟大的人物，可供我们学习、观察和研究的地方就越多。譬如先生，不论是被奉上神坛还是回归人间，先生除了还是先生之外，反倒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以脆弱的凡人之躯，而能展现出具有神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才是一种真伟大。

“战士战死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现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

这是先生《战士和苍蝇》中的一段被广为传诵的名言。

我的问题是：战士在未战死之前，苍蝇们对战士的缺点和伤痕是没有发现还是发现了不敢往出说？还是郁达夫对先生了解得深，看得广，看得深。就说百年前，从铁屋中迸发出的那声呐喊为什么总是在历史的回音壁上震荡？时空转换到今天，英雄的血，是不是还被当成无盐国土上人生的盐，还是早已经渗入到髓育新松和劲草的沃壤中？路都是人走出来的，但走出来的路若是路卡设得太多也就等于没有路，这该怎么办？被呐喊声惊醒之后，揉了揉眼睛，四顾茫然，最后又选择了躺平，这又该怎么办？这是老问题，也是新问题。100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先生？因为先生锋发的辞采里所蕴含的思想，在今天依然有着鲜活而深刻的现实意义；还因为先生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人。他厉害就厉害在，用一支廉价的“金不换”，写出了人的根本。



握住生命的苍凉

刘婧

一年一度的第一场雪又如期而至，那阴霾许久的天空终于飘起了雪花，像一个阴沉着脸的男人一样终于流下了他那久违的泪水。站在客厅窗前放眼望去，只见对面山峦上的沟沟洼洼中的一草一木都挂上了一层白色；向下俯视，那早已结冰的延河水的冰面上也铺了一层雪白；国道上汽车徐徐而行，人行道上的行人异常少，只有几个为生计而奔波的拉车人不得不在风雪之中艰难前行。

狂风肆虐，雪花张扬地飞舞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天地苍穹之间，透着无限的苍凉。

此情此景，使我不由得想起了《红楼梦》中的王熙凤。精明能干一辈子，争强好胜一辈子，最后还不是就在这样一个风雪交加之日，在这样一个充满苍凉的节气之中一命归西，悄然入土。这肃杀萧索的严冬，似乎正昭示着生命的苍凉，人生的无奈。

思量人这一辈子，何其简单，何其可怜，又是何其仓促。经历春的砥砺，夏的煎熬，秋的寂寞，到了清寒凄凉的冬季，你的生命也该离去了。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抵挡，一切又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从古至今，毫无变更。生命就像古希腊悲剧中的西西弗斯，不断推着石头上山，可石头最终会滚下来，生命就是这样无休止地重复着痛苦与煎熬。人生也是这样，经历了几多风雨，几多坎坷，换取了少得可怜的那一点点甜，可生命之流最终还是归于死一般的静寂，生命的底色注定永远都是那一抹苍凉。

人的这一生，要经历太多的坎坷，太多的屈辱、痛苦与磨难。就像一盏油灯，什么时候油熬干，什么时候血耗尽，这盏灯什么时候才能灭，你什么时候才能心安理得地走进坟墓，静静地躺在棺材里。否则，上天是不会让你的生命提前逃离的。

记得张爱玲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这虱子，就是生命中一个个苍凉符号的印记。这一个个苍凉的符号孕育了人生中太多的艰辛与磨难。安妮宝贝在她的作品中写道：“生命的苍凉与绚丽，是自己的选择。”细味这句话，其实她是在谈论生命的过程。因为每个生命的结局必然苍凉，任何人最终都会踏上那条不归路。生命的过程虽然充满坎坷与磨难，充满沧桑与无奈，但我们只要握住生命中的那份苍凉，体味那份撕心裂肺的痛，从疼痛中觉醒与奋发，努力让自己原本苍凉的生命开出绚烂的花朵，让自己生命中的苍凉如同一个手势一样转瞬即逝，一晃而过。让绚丽与繁华充满生命，永驻心间，那也许就不枉此生了吧。

握住生命的苍凉，就像那涅槃中的凤凰一样，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用滴血的手指弹出生命的绝响，用一颗饱经沧桑的心去体味人情冷暖，洞察天地万物，聆听花开花落，感受百味人生……

此生此世，如果自己真的这么做了，那么到了自己该挥手告别尘世的那一天，我会站在生命的尽头，回顾自己的一生，观望自己那结局虽然苍凉，命运虽然苍白，但充满坎坷、磨难与拼搏之后而绚烂至极的这一生。看着漫山野花绽放，听着山间小溪潺潺流淌，闻着空气中泥土的清香，感受缕缕春风拂面时的惬意与舒适，含笑入土，等待生命下一个轮回中的涅槃……

深情的延安

天河

塞外的黄土 不再裸露古铜色的皮肤
山脚盘桓的小溪
倒映着那么几树金灿灿的柿子
延安未到 已闻诗意

阳光明媚
好像知道我在企盼着这个日子
二十五年前 毛泽东旧居
我和挚友曾在石墩上装模作样地下着棋

宝塔山的风 依然强劲而有力
正如脚下的延河水绵延而不息
这么深情的黄土地
我不能不回来 再一次凝望你

这座城市 似乎什么都是新的
但仍需要我们帮助的学子
捐赠仪式上
我和几个诗人捐出了信念 希望和诗集

总希望有那么一天 我也来支教
陪伴一群山里的孩子
告别曾经的自己
长大后 以良知和博爱执掌这片大地

楊家嶺



Yangjialing 邮箱: yjwyfk@126.com

诗歌 天地

书法家

宋双印

笔墨纸砚，陪伴数十年。
习真草隶篆碑帖。
衣浸汗，废纸坏笔数千；暮然间，双鬓染霜发稀乱。

书生临池忙，挤时隙隙，密洞书声越河汉。
窗外正飞雪，夜已三更，银装裹，万里高原。
围火炉，酌酒屈指算，感叹道，流年浓墨又染。

父亲

厉雄

拿书的双手，退休后
喜欢上了泥土，在阳光下
翻阅凝固的波涛
读过芋头，长豆，小麦
读过千涸的语言

黝黑的脸庞，刻上岁月的沟壑
如同在土地上筑起的一垄
一垄田畦
饱满的稻谷
舒展来自身体深处的隐喻

在谷歌地图上，有一个地方
极小的一点，风吹过
拨动父亲满头的雪
院子里的夕阳，无声走过，
阅读沉默

陕北唢呐(熏画)

张宁 作

秋霜

蒋立中

然与人生亦皆如此。

翻看旧书发现，不仅我喜欢“秋霜”，古人也喜欢。

曹丕《大墙上蒿行》诗云：“白如积雪，利若秋霜。”以秋霜喻宝剑，新颖别致。不知什么原因，曹氏父子三人中，曹丕留给后人的印象似乎不太好，说他善谋多诈者有之，说他玩弄权术者有之。这多少有点冤枉。其实曹丕不少有才华，喜骑射，好击剑，能文武，不比他的父亲或兄弟差多少。这是一首劝说隐士出山做官、报效国家的诗，诗中极言宝剑的耀眼和锋利，有寒气、有杀气，更有胆气、有豪气。全诗文意贯通，痛快淋漓，自得之情跃然纸上。

孔融让梨的故事家喻户晓。孔融不仅

文采出众，品行更是十分端正。《后汉书·孔融传》中这样评价他：“慷慨慕，皓皓焉，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李贤注曰：“慷慨言劲烈如秋霜也，皓皓言坚贞如白玉也。”后人用琨玉秋霜比喻人格高尚，态度坚韧。做人就像秋霜一样洁白无瑕，做人就像秋霜一样不染尘埃，那是多么难得难求！除了孔融，还有何人？除了孔融，更有几人？

或许也是某个秋天的清早，这个秋天远在千年前的唐朝。诗人李白独自在池州秋浦河边行走，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里。此时李白形容枯槁，白发飘飘，宛如一位谪仙人。他愤世嫉俗，满腹忧郁，禁不住仰天长叹，吟诵出“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四句诗。运用“秋霜”

这个词，以秋霜喻指白发，这恐怕是最好的例句吧！诗人心中万般忧愁和感慨，我们常人肯定是无法想象的。江南小城池州与我也缘分，我曾经在这里读过两年书，秋浦河畔也留下我无数的足迹。李白留在池州的是诗歌，我留在池州的是青春年少，是诸多美好感人的故事。如果当年让我写《秋浦歌》，也许是另一番滋味吧！

秋霜惹人爱，秋霜让人愁，爱也罢，愁也罢，自然各有原因。偶读老同学的诗句：“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躲不掉/秋风都会撩动我们的头发/秋风终于找到了我，开始白发满头。”顿时大悟：原来转眼之间，我们两鬓都已染满了秋霜。秋天深了，岁月长了，在这个微冷的早晨，诸位可别忘了加衣。

